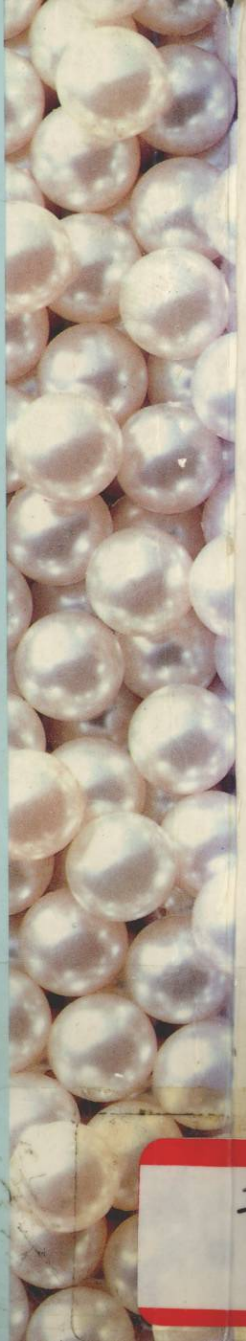


藍珍珠



我愛書中角色的軟弱，也愛他們的堅強；我同情他們的痛苦，也讚賞他們的高貴；我理解他們的徬徨，也明悉他們的抉擇……

曹 又 方



藍珍珠／曹又方作，——初版，——臺北市：圓神，民80

面； 公分，——(圓神叢書；102)

ISBN 957-607-030-9 (平裝)

857.7

80000157

©曹又方 199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藍珍珠

「圓神叢書102」

定價
160元

作者	曹又方
校對	林素美、陳敬介、曹又方
發行人	陳達成
出版者	圓神出版社
社長	簡志忠
監製	林永源
編輯部	廖閔鵬、楊嘉琳、陳榮義、姚詠中
美術編輯	黃昭文
發行部	黃國興、簡博襄
財務部	簡玲觀、江麗英、王玉玲
地址	台北市安和路87巷22號2F
電話	七〇六一九六八
郵撥帳號	一〇〇九三六八五圓神出版社
排版	鴻霖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祥峰印刷廠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三四七五號	
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 五刷	

ISBN-957-607-030-9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作者簡介

曹又方 遼寧岫岩人。著有短篇小說集《愛的變貌》《綿纏》《獨孤之旅》《天使不做愛》，散文集《笑拈》《出岫》《門前一道清流》《寫給永恒的戀人》《七情》，長篇小說《美國月亮》《三朵白蓮》等二十餘種。編有《名家書信選》四卷、《名家極短篇》三卷、《改變一生的一句話》二卷等近二十種。

■封面設計：簡志忠■作者攝影：紀顯曄
■責任編輯：林永潔■封面完稿：黃昭文

卷首語

藍珍珠？

幾個親近的人，在知悉藍珍珠是我最新的長篇小說的書名之後，語氣裏都會發出一個問題。好像在問：什麼是藍珍珠。

藍珍珠是什麼，讓我留待稍後再試做解釋。

先讓我從撰寫這個故事的動機和意旨說起吧！

這是一本愛情小說。我可以絲毫不以為忤地這樣認可。記得馬奎茲在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便高聲為愛情小說辯護，認為人們全無輕視的理由。

人的一生，不過是尋找愛和學習愛的過程。

無論是男女之情，夫妻之情，憂國之情，藝術之情，乃至於親情友情……世間的芸芸眾生都在依照個人心靈的成熟度，和一己性格上的特質，以及外在的機緣，對愛

做出極為個人的詮釋和表現。

如果你願意認真去思考和觀察的話，不難發現其中的奧妙：我們只能經由愛去完成一件事物，一段感情。如果仍然有恨，我們永遠也離不開。一分牽纏會繼續下去。甚且，在自己的一生裏，我們仍然會為自己製造出相同的情況境遇，再度學習。

是的，有人把恨解釋為受創的愛的變體。也許，這種說法不無真實性。但是，我卻要說，如果我們愛能愈高，又心無所懼的話，我們便不會自私、佔有、強制、嫉妒、懷疑、虐人、自虐、殺人或自殺……。

愛情的世界絕非止於求偶相間，男男女女小小的私情。人世間任何一種關係，都可以說是一種愛的牽連。何況愛情的境界，端看人的實踐能力，可以具有天壤之別。在那寬絕的高處，心潔情摯，完全可以以他人的幸福為幸福。

情用出去，便不要考慮收回來。愛情的定義不是在於別人有沒有給你，而是在於你自己有沒有愛情。

在這嚴酷的人間世裏，對於愛情的懷疑論者，一直抱持著無比的同情與諒解。固然，許多時候，愛情亦會由於當事人的用心和修為，淪於性慾、權勢和金錢的犧牲品，

但是，那也正像這些內容，可以腐化扭曲一個人的靈魂和人格一樣。我只能說，一個人是什麼，他的愛情便表現成什麼，無所潛藏遁跡。因此，我一直相信愛情的終極，不過是修身問題。

《藍珍珠》裏的人物和事件，在寫作的時刻，帶給我無比的至情和愉悅。我愛書中角色的軟弱，也愛他們的堅強；我同情他們的痛苦，也讚賞他們的高貴；我理解他們的徬徨，也明悉他們的抉擇……。

關於這個故事的索引，我不想再予多加言說。還是讓小說的人物來帶領有緣有情的讀者吧！因為，光看這篇短短的引言，倒像是個說教機一樣令人厭煩。

但是，可以保證，絕非如此。

最後，再讓我回過頭來解釋何謂藍珍珠吧。

有一句話：「自性是佛」，大概人人都聽說過。

其實，人的一生，所謂尋找和學習愛的過程，也不妨解釋為一趟心靈之旅，一段自我淨化的過程。

一個願意從事默觀的人，將會發現，所謂的「神性」，亦不過蘊含於「自性」。而

所謂的快樂和安定，亦是不假外求，而屬於內求的事物。

內在的定境建立了，自性亦即神性。

不一定在教堂，也不一定在廟宇，俗世之樂完全可以和解脫之道攜手並行。

據說：修行到家的人，可以看見一種神聖的光。

這光，仿若一千個太陽般的燦爛，但卻毫不炙熱，卻只會令人清涼。

在那光輝的中心，便存在著一個細小，美麗而迷人的光，那便是「藍珍珠」。

每個人一生至少應當看到「藍珍珠」一次。

經典裏描寫「藍珍珠」，是住在每個人之內的意識的神聖之光。祂是自性——我們最深的實相——的實際形式，是住在我們之內的「神」的形式。

藍珍珠大小如一粒芝麻。縱然祂是如此之小，卻又是無比之大。這比最微妙的還要微妙的藍珍珠，卻涵括著整體的「有情」與「無情」世界。這裏有千萬個小宇宙，形成了整個的大宇宙。

在一個人徹頭徹尾地淨化以後，這亦即是靈修之旅的目標，你將能看見「藍珍珠」。祂呈現於眼前，是一團閃爍的意識，美到極致。

然而，看見「藍珍珠」並非旅程的終點。當你修行再修行，有一天「藍珍珠」將會迸散，將祂的光充滿宇宙。而看見祂的人，將會體驗自己無所不在。這是修行的最高點，最終極的實現。

在這個當兒，一切的不純淨和覆蓋，盡會去除。一個人於焉得以在「自性」中完全休息。你將感應到宇宙無上幸福的快樂之光，與己無別。你已置身於明悟之中。這即是解脫之境，完美之境。

於是，不管你是否身處凡塵，獨處抑或群居，在所有的行為與作息裏，均將體驗「自性」的平靜和喜悅。萬事萬物皆具神性，你已臻於《大自在王經》所描繪的「三昧至樂」了。

1

傘又丟了。

一季冬雨，總要掉許多把傘。

媽咪埋怨她是個失魂的人，並說：「我只剩下這一把好傘了。」

她生氣地拋下傘。吼回一句：「不稀罕。傘，本來就是用來丟的。」

「又發被窩瘋了」

早上的情緒，媽咪籠總解頤為「被窩瘋」。無論是哥哥的，爸爸的，還有外婆的，甚至於她自己的亦然。

濕濕潮潮，即使未淋雨。櫥裏的衣裳，總感到依稀的霉味。才烘乾的髮，也感到不夠滑潤鬆散。到處都生苔，連心情也是悶鬱的。

有一天夜裏作夢，床鋪上，沿着她的軀體生滿了金菇銀耳。奇譎幻麗。肉簞簞地，陰幽幽地，彷彿海生植物蕊蓓一般地搖曳騷動。

她說給祖母聽。祖母評道：「真麻癢人。小灣，妳真是個小怪物，盡作怪夢。」

才一出門，就覺得衣裳穿單薄了。走出巷衢，雨點也轉爲稠密，但是卻執拗著不肯回家取傘和加外套。

演講會是七點鐘，談的是歐洲留學實務，她並不那麼熱衷。洛珊卻堅持要去，因爲已經把西班牙文唸得朗朗上口。留不留學對於她來說，並不像哥哥一般重要。沒有人逼她，她也不想逼自己。

夏天裏，畢的業。畢業倒未失業，很快便在雜誌社應徵到一份記者的工作。只不過，四年大學的結束，卻意謂著學生身份和歷程的結束。喪失掉某種天真無憂，甚且可以說是昏聩度日的理由。

驕傲的瑪麗。捉狹的男生曾經如此給她取綽號。然而，從來不曾有一個追逐者，打動過她的心。

小說和電影裏的愛情，直若九霄雲外的狂飆，吹過人世。種種激情、迷戀、狂歡、哀慟的情愫，可以席捲意志、顛覆生命。在靈魂的深處，她也渴望這種未曾經歷，卻應當經歷的瘋狂愛情。但是未來卻是一扇關得嚴嚴的門。黑洞洞的，只有寂寞。

洛珊說她有問題。她也質問自己是否有問題。

結論是能夠融化她這一座冰山的人尚未出現。據洛珊的說法：愛情是兩個對象之間能量的交換與互動，一種刺激和被刺激的作用。

雨勢轉為滂沱。園林大道上的香樟樹，一叢叢細緻濃密的枝葉，似乎微含着怨楚跳起水舞。那一長溜近在咫尺的傲岸聳立的椰木，彷彿仍然不解風情。

TAXI在文化廣場停下來。車門甫開，雨線便兇猛地掃過來。路邊的水流湧急，幾無立足之地。眼見廊沿距離只有數步之遙，但卻得淋個透濕方可企及。然而，似乎別無選擇。淋雨的乘客在搶車，司機的目光則在催迫她下車。

一頂壓低的傘，及時地挨着車身垂落下來。就像落水人抓住浮木一般，本能地她就委身了。

方要言謝，卻為眼前的男子震驚了。

就在和今天相仿的情景之下，她曾經與這個人照過一面。

那也許是在一年之前吧？，不知有多少場雨又落過了，奇異地，卻未曾洗去他所留給她的深刻的印象。

就在這個電光石火的瞬間，他們的目光恰與第一次一樣，再度地交會纏結。雖然

沒有交談一句話，卻又恍若表達了許多言語所無法述說的情愫。她的心突跳着，而臉頰亦變得滾燙。

十分沒有來由地，她油然泛升一抹妒意。他的身邊立着一個美麗的女郎，就像第一次一樣。

洛珊已在前排爲她預留一席坐位，實在無法忽視對方的召喚與邀請，否則她寧可坐到最後一排去綜覽全局。

她心思不寧地坐在那兒。演說人談到西班牙人漫長的「午休」，一屋子人都笑了。洛珊用胳膊肘子頂她，她卻立時又木然地繼續走神。

她的心遺失漫遊在拉拉山縹渺浮白，乍濃乍淡，忽聚忽散的雲霧之中。

那是她最後一次允諾洛珊，所參加的校際旅遊活動。

雖然並不確知自己在等待一些什麼，但卻已經歷過無數次的無聊和失望。她的心靈，永遠在那兒尋找一段無法形容，却能契合心意的音樂。來迎合她那迷惘，却又無法描繪出來的心境。

儘管不知道究竟自己在尋找什麼，但是至少可以明瞭什麼是自己所不需要的。

那天早晨，就是爲著躲避一個男孩的糾纏，她臨時稱病取消走訪神木群的登山行。朝着與人群相反的方向，獨自沿着木屋背後一條彎彎曲曲的山徑漫步。

冬春之交，雪白的李花、水紅的山櫻、粉紅的水蜜桃花，疏疏落落地在枝頭初綻。像她這般年齡的女孩，如果一定要說自己並不期盼愛神，定屬矯情。只是必須按照自己精神狀態的成熟度，自尊心所擁有的特殊趣味，來邂逅情人罷了。

陽光忽隱忽現，V字形的重重山痕，被山谷中沈浮不定的雲海，一次次地攻侵，終至於全然淡無，一片濛白。天地之間頓時變得幽戚昏暗。她感到的已不再僅僅是孤寂，甚且有些恐懼了。

風雲急速變色，風吹草動裏，有一股濕濃的雨氣襲來。仍然沒有美麗浪漫的事件發生。只見可以預測立時來到的一場山雨，驅攆着她往木舍的來時路急行。

碩大的雨點疏而重地落下來，迫使她的快走變成跑步。眼看雨廊不過一箭之隔，傾盆大雨卻刷刷傾落。只感到一個人撐開傘奔過來。雨線卻遮斷視線，看不清來人。雨點暴虐地在繃緊的傘蓬上篤篤地敲打，一雙鞋裏已灌滿了雨水。

扶住原木的欄沿，刹住疾跑的身軀。才要道謝，却爲一對壓著濃秀的眉的黑沉狡

獐的眼睛震懾了！她爲著自己的狼狽，尷尬地燥紅了臉頰，訥訥地說不出一句話。回到房裏，心仍在兀自劇跳，而且一頸根一背脊的虛汗。

那幕情景，在記憶中倒片重映過無數無數次，已經滿是閃眼條紋的舊影片了。

他閒閒地交叉著一雙修長的腿斜倚廊前。也許正在和他的美麗女伴談情，或許等待賞雨……然而，他爲什麼撐開傘跑過來迎接她？也許不過是表現騎士風度的一種自愛方式罷了！

他究竟是何方神聖？一個男子，好看到令人不能自在的地步，莫非是一個處處留情浪子。出於本能，她直感到他是一個危險的男人。然而，她却被他吸引。

她的記憶，再度平滑地墜入常常沉浸的黝暗而秘密的空間。感覺裏，去冬那一場山雨一直綿延到此刻，連記憶都徹徹底底淋得透溼。

幾乎可以肯定他的目光，一直在她的背脊上搔撫。

窗外，雨，愈下愈緩，愈下愈柔了。玻璃窗上畫著一道道細珠線，縱橫交織地灑落，像一匹雅氣的日本花布。

她強自按捺著自己猛烈的回頭欲望。直到演說完畢，後座有人發問，才不著痕跡

地朝右後方掃視一眼。他果然就坐在她感應到的位置。眼神像一個機警的捕手，將她逮個正著。

俄頃之間，她的全身又流竄起電流。原來感到單薄的羊毛衣，全都探出細細的刺芒，灼炙著她的肌膚。

演講會終於結束了。

百般的決心與煎熬，才使得她足以克制再度回首。並且，故意絆住洛珊，落在聽衆的最後，步出會場。

雨，已歇止。像一個休止符，或者一個句點。

她往馬路的兩頭張望，世界突然變得空空蕩蕩。再度的交會與失落，令她悵惘。心，莫名地柔柔痛起來。她想，她也許開始愛著一個人了。

無意識地和洛珊沿著紅磚道信步走去。聖家堂的方向，也是她回家的方向。

冷不防一塊鬆動的磚板濺起一灘泥水，漬在她的腳背腿腹，她恨恨地弓下身去揩拭。

一對男女從她身邊擦身而過。